

# 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

## 2000多名问题学生

茅卫东曾在重点中学、职业中学任教，做过几年记者，去过丑小鸭中学几次。他认为这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环境，学生在别的学校甚至在家里，是不被接受的，老师可能体罚，不能体罚就鄙视，但这里不把他们当异类。

但他也观察到，学校在一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，尤其在针对性地根据孩子状况开展心理辅导和相关课程上，还比较弱。目前，丑小鸭中学教师分为文化课教师、生活教师、心理教师。全校只有一位心理专业的教师。文化课教师分为文科教师、理科教师、英语教师，詹大年解释，这样设置后，教师人数减少，和学生相处时间更长，更利于和学生建立关系。

但据记者观察，这里的教师流动率较高，尤其是文化课教师，很多是新教师，来校一两年，最长的在校时间不到5年。一位文科教师说，自己很矛盾，因为学生基础差，在课堂上她得将知识尽量讲得浅显，但她觉得对不起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，浪费了他们的时间。一个学生说自己很焦虑，她想学习，但自习时同学很吵闹，教师这一秒说完自习室下一秒又吵起来。还有一名女生怕离开这里后，无法跟上原来学校的学习进度，从家拿来厚厚一摞复习资料。

你在原来学校被剥夺了情感，在这里被剥夺了成绩。李康说，很多学生离开这里后，要回到原来学校，面对原有的教育体系，家长们依然焦虑。

今年5月，李康回到信阳参加中考。王爱月说，李康刚回来时信心满满，觉得考上普高没问题，但学了一个月又不去学校，说听不懂，她给孩子买网课，李康学了几天也不学了，最后，连中考也不想参加了。我急了，连个成绩都没有，中考都没法上。她说服儿子去考试，最后的中考成绩没及格。

对孩子的未来，王爱月感到迷茫，他不读书，确实没有太多的路可走。最终，李康听从母亲的安排，选择去郑州读技校，尽管他不喜欢这条路。

一位西安的家长也担心，儿子回校后仍然无法承受学业压力怎么办。她在老家，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的中考焦虑，最近，孩子原来的学校停止给学生补课。有家长堵在学校门口，要求学校开课，有的还去举报其他补课的私立学校，家长群每天滚动着语音条，其实家长也是无力，谁想把孩子逼成这样呢？

陈艳给孩子提供的备选选项是读国际学校，但她担心孩子无法适应。她和老公去找詹大年，聊了几个小时后，最终问题还是绕回孩子离开丑小鸭中学后怎么办。面对父母的焦虑，詹大年只能告诉他们，不要在乎成绩，孩子如果有喜欢的就让他去做，没有喜欢的，轻松就是最好的状态。

在李镇西看来，作为一家民办私立学校，丑小鸭中学有做得好的地方，但目前缺乏科学的现代体系，学校无论大小，还是应该有现代管理所需要的合理制度，这能保证学校运行于法治的轨道，而不是人治的窠臼。作为一所必然会向前发展的学校，如果长期缺乏制度，必然埋下一些隐患。

近些年，接收问题学生的机构、学校屡屡曝出存在殴打学生的行为。据媒体报道，2009年，广西南宁一家训练营发生教官体罚、殴打学员致死事件。2012年，浙江金华一家矫正教育学校的学生投诉，被教官要求仅穿内衣给其洗脚、按摩。2020年末，一家戒网瘾学校被曝强制学员喝烟灰水、殴打学生导致其骨折。

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，矫正学校乱象背后是家长病急乱投医的悲哀。他提到，我国现在没有专门针对问题孩子的正规学校，家长也不愿意送孩子进特殊的工读学校，发现孩子有网瘾、夜不归宿、打架斗殴等问题后，只能打听哪里有矫正学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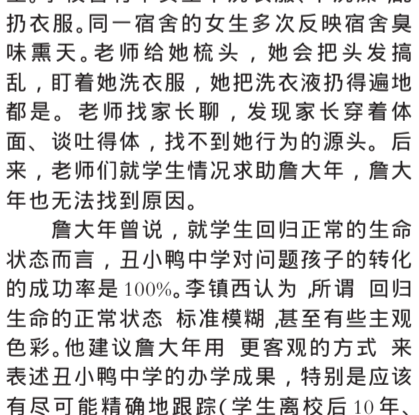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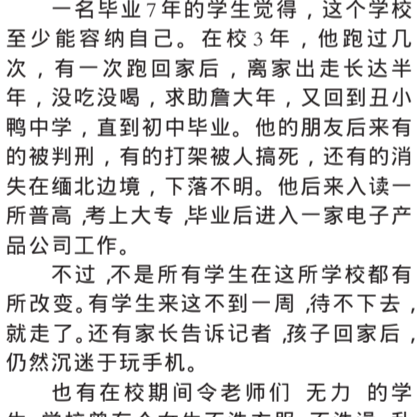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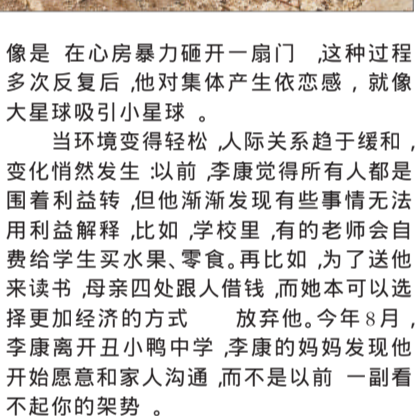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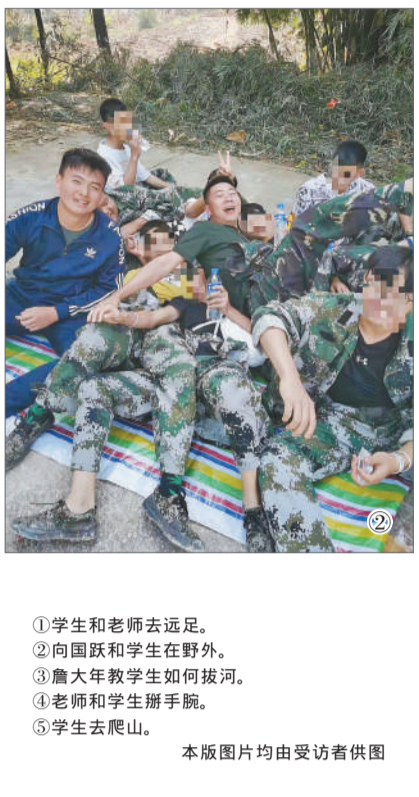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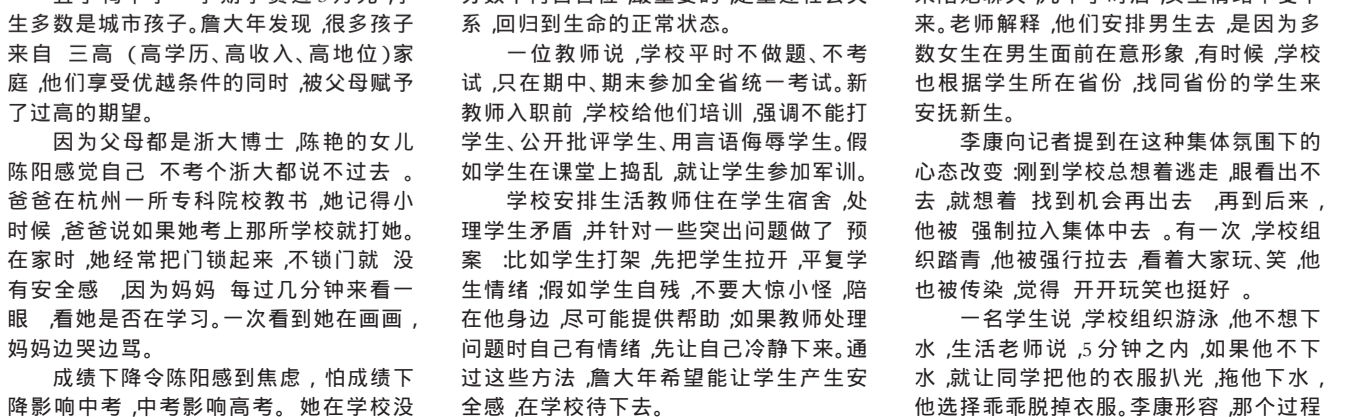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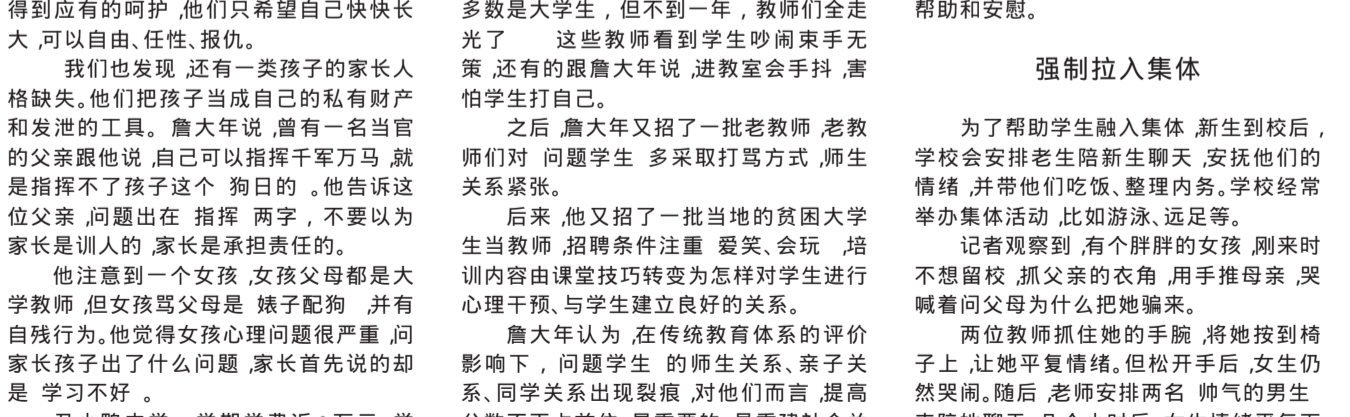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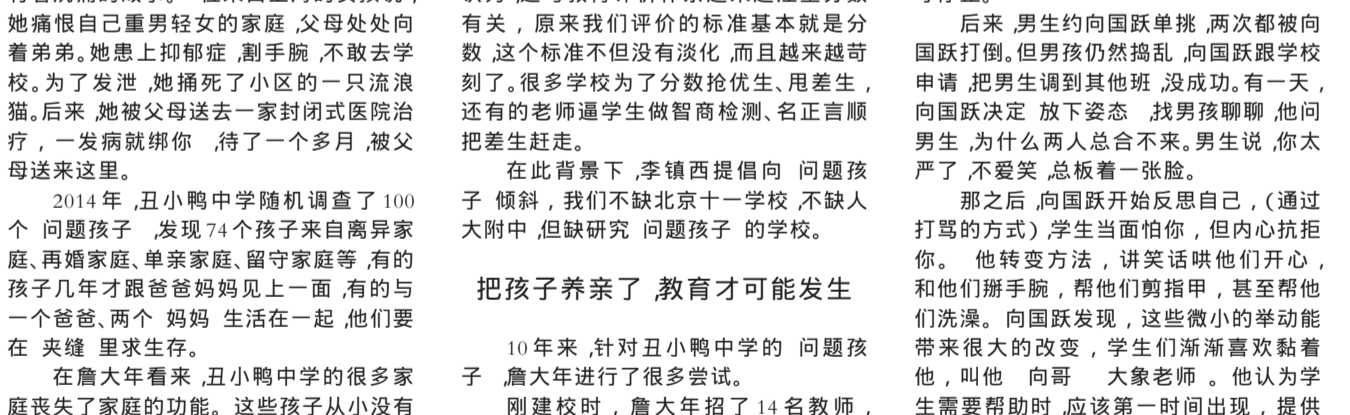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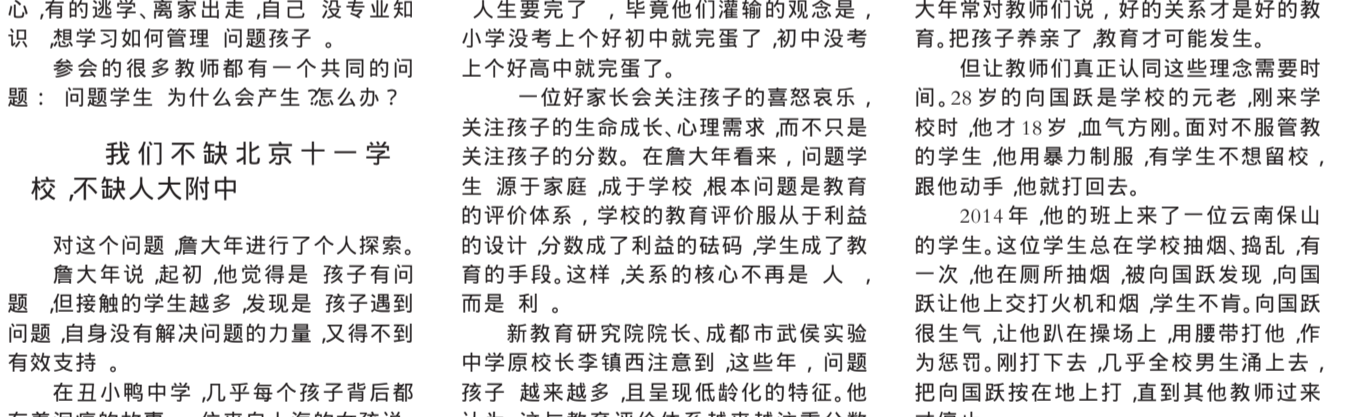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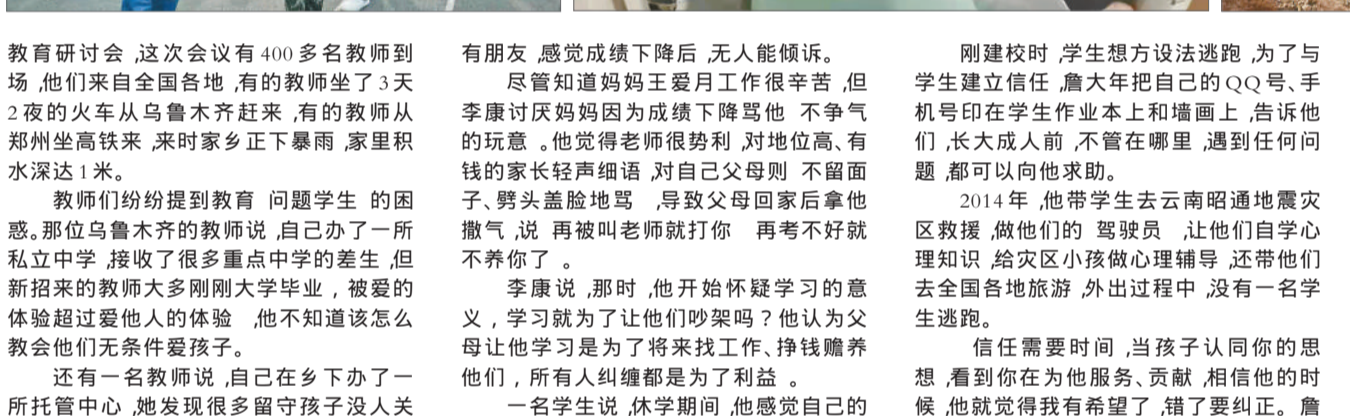
这给一些不正规的培训机构发财年机。近年来，一些以拯救、培训为名的训练营、学校相当红火。熊丙奇提到，由于缺乏监管，矫正类学校体罚、虐待学生的行为屡禁不止。

他认为，不能指望专门的学校来解决。问题学生，要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生的产生。只有融入平等的教育环境中，让孩子更好地成长，才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。

詹大年曾就，就学生回归正常的生命状态而言，丑小鸭中学对问题孩子的转化的成功率是100%。李镇西认为，所谓回归生命的正常状态，标准模糊，甚至有些主观色彩。他建议詹大年用更客观的方式来表述丑小鸭中学的办学成果，特别是应该有尽可能精确地跟踪（学生离校后10年、20年乃至更长时间）的数据。

李康向记者提到在这种集体氛围下的心态改变，刚到学校总想着逃走，跟看出去，就想着找到机会再出去，再到后来，他被强制拉入集体中去。有一次，学校组织拔河，他被强行拉去，看着大家玩、笑，他也被传染，觉得开开心玩也挺好。

一名学生说，学校组织游泳，他不想下水，生活老师说，5分钟之内，如果他不下水，就让同学把他的衣服扒光，拖他下水，他选择乖乖脱掉衣服。李康形容，那个过程



①学生和老师们去远足。②向国跃和学生在野外。③詹大年教学生如何拔河。④老师和学生掰手腕。⑤学生去爬山。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

教育研讨会，这次会议有400多名教师到场，他们来自全国各地，有的教师坐了3天2夜的火车从乌鲁木齐赶来，有的教师从郑州坐高铁来，来时家乡正下暴雨，家里积水深达1米。

教师们纷纷提到教育问题学生的困惑。那位乌鲁木齐的教师说，自己办了一所私立中学，接收了很多重点中学的差生，但新招来的教师大都刚大学毕业，被爱的体验超过爱他人的体验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教会他们无条件爱孩子。

还有一名教师说，自己在乡下办了一所托管中心，她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没人关心，有的逃学、离家出走，自己没专业知识，想学习如何管理问题孩子。

参会的很多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：问题学生为什么会发生，怎么办？

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，不缺人大附中

对这个问题，詹大年进行了个人探索。詹大年说，起初，他发觉是孩子有问题，但接触的学生越多，发现是孩子遇到问题，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又得不到有效支持。

在此背景下，李镇西提倡向问题孩子倾斜，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，不缺人大附中，但缺研究问题孩子的学校。

把孩子养亲了，教育才可能发生

10年来，针对丑小鸭中学的问题孩子，詹大年进行了很多尝试。刚建校时，詹大年招了14名教师，多数是大学生，但不到一年，教师们全走光了，这些教师看到学生吵闹束手无策，还有的跟詹大年说，进教室会手抖，害怕学生打自己。

之后，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师，老教师们对问题学生多采取打骂方式，师生关系紧张。

后来，他又招了一批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当教师，招聘条件注重爱笑、爱玩，培训内容从课堂技巧转变为怎样对学生心理进行干预、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。

詹大年认为，在传统教育体系的评价影响下，问题学生的师生关系、亲子关系、同学关系出现裂痕，对他们而言，提高分数不再占首位，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关系，回归到生命的正常状态。

一位教师说，学校平时不做题、不考试，只在期中、期末参加全省统一考试。新教师入职前，学校给他们培训，强调不能打骂学生、公开批评学生、用言语侮辱学生。假如学生在课堂上捣乱，就让学生参加军训。

学校安排生活教师住在学生宿舍，处理学生矛盾，并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做了预案。在家时，她经常把门锁起来，不锁门就没有安全感，因为妈妈每过几分钟来看一眼，看她是否在学习。一次看到她在画画，妈妈边哭边骂。

成绩下降令陈阳感到焦虑，怕成绩下降影响中考，中考影响高考。她在学校没

7月24日，詹大年参加了昆明的一场



学生和老师在玩游戏